

長風文藝叢刊之六（戲劇）

高爾基著
費明君譯



蒲雷曹夫

長風書店發行

中國文學名著叢書（一）

中國文學名著叢書



蒲雷曹夫

長風書局發行

六之書叢藝文風長

夫 曹 雷 蒲

Yegor Bulychov and others

M. GORKY

譯君明費 著基爾高



行印 店書風長 海上

1949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蒲雷曹夫

基價五元五角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高爾基

譯者 費明君

出版者 長風書店

發行所 長風書店

上海南京路中保坊二〇一號
代表人：徐啓堂

分發行所 長風書店廈門分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譯序

這部戲劇，是高爾基在晚年所計劃寫作的四部作底第一部，所計劃的規模很大，背景的開始時期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了期起，分作四個時期：一、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月革命；三、新經濟政策時代；四、再建設時代。這部葉戈爾·蒲雷曹夫及其他人們（Yegor Bulchov and Others）便是第一部，第二部是陀斯契伽及其他人們。

不幸，這四部作還祇完成第二部時，高氏逝世了，現在雖然祇有這已完成的兩部，也已可窺見在契訶夫以後的蘇聯戲劇底偉大的發展形跡了。這部劇作不但因為是高爾基底最後作品而有價值，也不僅是因着可以知道夜店作者底那以後的變遷，而是在於：對世界戲劇史上已經建樹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底古典的意味上，也有深加注意的必要。

葉戈爾·蒲雷曹夫首次公演的時期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正當慶祝高爾基的文藝及社會活動四十週年盛典的前夜，在莫斯科國立瓦克滔戈夫（Vakhtangov）戲院上演的。演出的結果非常成功，高爾基底現實主義很出色地被瓦克滔戈夫的演員們，以

現實主義表現的演技所表現出來了。那時，高爾基自己也到了場，演完以後，大家請他登上舞台，他於是和演員們一一地握手道謝。

這劇本的上演，可說是現代蘇維埃文學和戲劇史中，一件值得大筆特書的事情。因為這劇本給與了一幅在歐戰時期的俄國鄉土生活的忠實的圖畫，活生生地描繪出了現實的形象和真正有血肉的人物。那以後，蘇聯全國各地戲院常常搬上舞台，依據統計來看，整個蘇聯的戲院中，是保持了最高的上演記錄的。

葉戈爾·蒲雷曹夫是以同名的一個地方的資產階級家庭作為中心，暗示出一九一七年二月初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大革命前夜底俄國社會（資產階級社會）的情況——資產階級底動搖與其階級的崩潰、以及在背後迫近的大衆底力量。蒲雷曹夫的病，象徵着俄國社會的病毒，俄國資產階級的沒落；蒲雷曹夫的死，並不是他底一個肉體的死滅，而是最爲典型地表現出他所代表的階級底沉淪。從劇中人物的言語和行動中，隨時都可以看到透露着的一個偉大的時代正在推進的消息。

在這部戲劇所蘊蓄的社會的意義之外，同時也不能忽視了高爾基在寫這部戲的主

題，是在於深切地描繪出，作為劇中主角的蒲雷曹夫對於宗教、道德、以及一切人類權威所持的批判的態度。葉戈爾·蒲雷曹夫是俄國文學中的一個最複雜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俄國文學對於人類心理，曾經給與了許多精細的分析，葉戈爾·蒲雷曹夫本來是個從事趕木筏爲生的人底兒子，在俄國革命之前，爬上了上層社會的人物，最後，他底眼光被死的迫近和他所支持過來的社會制度的崩潰，磨鍊光了；因而，他看清了他所過底生活的無益，以及一切圍繞着他的事物，和家庭、教會、君主政治等等的因襲制度的無益。他看到那裏面的『有的人在送死，而有的人在搶劫』底戰爭的真正的性質，也看清了這句話的真理：『做小偷的本身並不是你，而是金錢，壓根兒的說，所謂金錢那傢伙，才是真正的小偷……』；看清了在未近死期以前所看不到的一切。他更看清了他是在白費了他的力量，浪費了他的巨大的智力，爲另一個目的而消耗了他的戰鬥精神；他看清了他是在全然無關的人羣裏面，度過了他的一生。這些，祇須一看蘇聯戲劇作家們每逢討論：「典型底境遇上所存在的典型底性格」問題時，大都喜歡引用葉戈爾·蒲雷曹夫中底例子來看，也可以知道這部戲劇底藝術的高度了。

高爾基在這部戲劇裏面，運用了極度簡潔的，毫不浪費的暗示的表現，不但不曾寫明每個人物底年齡，甚至連登場退場之類，也有許多地方是省略了的。因而，也有人說：要汲取這劇本底真正的趣味性以及內容的深度，正是試驗讀者底想像力的最好方法。

在夜店中還是個自然發生底遺子，用火也似的眼光對向世間底矛盾的他，而在這部戲劇裏面，對於歷史的進展，已把握住可驚的正確的見解，從時代底複雜的姿態中，浮雕出了最爲基準的事物，單從這一點來看，已足可具體地知道這位作家底巨大的足跡了。

高爾基強力地集中起來的表現，要把它譯成以方塊字來表現的中國語言，實際上，在有許多地方是非常困難的，譯者雖曾從能力上加以努力，但究竟能夠獲得多少成就，還是很難自信，所以衷心希望戲劇工作者予以懇切的指示，得能使這劇本的譯文臻於完美；更期望在上演時能與譯者連絡，使譯者能增加豐富的生活體驗，那末，對於原作底複雜的含蓄，逐漸地作深切的感受，當再度修正譯文時，可能有更正確的言語來表達出原作底精神，那就不勝感戴了。

費明君

登場人物

葉戈爾・蒲雷曹夫

克賽妮亞

華爾瓦拉

阿力克山德拉

梅蘭妮雅

池旺操夫

賈欽

莫凱・巴秀金

瓦西里・陀斯契伽挨夫

葉莉莎惠達

其妻

克賽妮亞底女兒

姘婦底女兒（愛稱秀拉）

修道院當家師太，克賽妮亞底姊姊

華爾瓦拉底丈夫

他的表弟

其妻

安托妮娜

阿力克綏

柏甫林

醫生

吹喇叭者

左布諾瓦

普洛波且伊

格拉菲拉

泰伊夏

莫克羅烏索夫

耶可夫·拉普且夫

陀挪特

前妻所生的
女兒

兒子

神父

巫婆

修道士

女傭

梅蘭妮雅底女傭

警察

蒲雷曹夫底寄子

森林看守人

第 一 幕

一個富裕商人傢裏的餐室。笨重而高大的傢具。寬大的皮製長沙發。那旁邊是通到二樓去的樓梯。右側是露台，可以通到花園。明朗的冬季裏的一天。克賽妮亞坐在桌子旁邊，正洗着茶器。格拉菲拉在露台上整理草花。穿着睡衣的阿力克山德拉着脚，套着拖鞋進來。蓬亂的頭髮和葉戈爾·蒲雷曹夫同樣，是棕色的。

克賽妮亞 啊，秀爾卡，又是睡覺嗎？

秀拉 老是嚕嚕嚕嚕是沒有用的。格拉夏，拿咖啡！報紙在什麼地方？

格拉菲拉 拿到樓上華爾瓦拉小姐那兒去了。

秀拉 去拿下來。一家祇訂這末一份報紙，鬼傢伙！

克賽妮亞 究竟在說誰是鬼傢伙呀？

秀拉 爸爸在家嗎？

克賽妮亞 出去看望傷兵去了。現在說的鬼傢伙，該是說那樓上的兩個人嗎？

秀拉 唔，正是他們兩個。（在電話旁邊）一千七百六十三。

克賽妮亞 好罷，我會去告訴池旺操夫和華爾瓦拉的，你現在說他們的壞話。

秀 拉 可以喊一下托妮亞嗎！

克賽妮亞 真太放肆了，這孩子。

秀 拉 你，是托妮亞？不去滑雪嗎？不行？爲什麼呀？看戲？回絕了不很好嗎？說

什麼話呀，你這尅夫星……寡婦！……那麼，好罷！

克賽妮亞 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呀，把一個姑娘喊做寡婦？

秀 拉 她不是和未婚夫死別了嗎，不是嗎？

克賽妮亞 雖然是那樣的，可是她終究是一個姑娘呀。

秀 拉 那怎麼會知道呢？

克賽妮亞 嘿，你說的什麼話，不要臉的丫頭！

格拉菲拉 （揣過咖啡）報紙，華爾瓦拉小姐自己會拿來的。

克賽妮亞 像你這樣的年紀，是不能知道得太多的。不是說不知可以成佛嗎？我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那還什麼都不懂呢……

秀 拉 現在還不是這樣嗎……

克賽妮亞 嘿，真是個壞丫頭！

秀 拉 啊，姐姐的大駕光臨拉！*Bonjour! Madame, Comment Ca Va?* ①

華爾瓦拉 已經十一點鐘了，你還沒有穿好衣服，頭髮也還蓬鬆着……

秀 拉 又來這一套。

華爾瓦拉 依靠着爸爸的溺愛，神氣活現的……現在爸爸生了病，就更加胡鬧起來啦

……

秀 拉 你的話要說得很長嗎？

克賽妮亞 爸爸有病什麼的，她那兒會在心上呀！

華爾瓦拉 沒有法子，祇好把你的行為去告訴爸爸……

秀 拉 我豫先在這兒謝謝你。那樣，可說完了沒有？

華爾瓦拉 你這笨丫頭！

秀 拉 不巧得很！我可並不笨。

華爾瓦拉 紅頭毛的笨丫頭！

秀拉 華爾瓦拉·葉戈洛芙娜，用不着那樣地浪費精神。完全是白費掉的。

克賽妮亞 真是沒法管束的東西！

秀拉 住在這個地方，人是會變壞的。

華爾瓦拉 也許是的！……媽，到廚房裏去看一下罷，說廚子在那兒發脾氣呢……

克賽妮亞 因為兒子給打死了，所以他很不好受。

華爾瓦拉 雖然這末說，也不能當作隨便發脾氣的理由啊。近來給打死的，多着呢……

和克賽妮亞一起出去。

秀拉 要是她那親愛的丈夫給打死了的話，那可就了不起哪！

格拉菲拉 別把玩笑開得太過分罷。不快些喝完，這兒就收拾不起來啦。

拿了薩莫瓦爾●退出。秀拉閉起眼睛，雙手放在垂着蓬亂棕色頭髮的腦後，身子靠在椅子背上坐着。

池旺操夫（拖着拖鞋，從樓梯上下來，偷偷地瞟到秀拉那邊，從後面擁抱她）為什麼默着呀，紅毛的小羊？

秀 拉 （依舊那樣地坐着，也不睜開眼睛）別碰到我。

池旺操夫 別碰到你？你不是高興這樣的搞嗎？噯，是不是？高興這樣的搞吧？

秀 拉 我不高興你這樣的搞。

池旺操夫 爲什麼呀？

秀 拉 別再裝腔作勢的做戲罷。你又並不喜歡我。

池旺操夫 希望我喜歡你才好，是不是？

華爾瓦拉在樓梯上出現。

秀 拉 要是給華爾瓦拉知道了……

池旺操夫 嚇……（退遠一些，裝出嚴訓給她聽的神氣）說得很對……還得提起精神，好好兒的用功……

華爾瓦拉 秀拉嘛，一邊說着刻薄人家的話，一邊還和托妮亞搞在一起，吹着肥皂泡玩兒呢……

秀 拉 是啊，當然要吹的。我挺喜歡吹肥皂泡玩兒。怎末哪——使了肥皂，你就捨

不得嗎？

華爾瓦拉 對於你的事情，有些捨不得呢。真的是，不知道此後，要怎樣的過下去呢。
中學裏來通知，要叫你退學……

秀 拉 什麼話，沒有的事。

華爾瓦拉 提到你底女朋友，又是些瘋頭歎腦的……

池旺操夫 說是想學音樂。

華爾瓦拉 是誰？

池旺操夫 秀拉囉。

秀 拉 胡說。我可不想學音樂。

華爾瓦拉 打那兒說出這種話來的，你？

池旺操夫 你不是說過要學的話嗎，秀拉？

秀 拉 （站起來，一邊退出，一邊說）從來沒有說過那種話。

池旺操夫 唔……真是奇怪，又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啊，華莉亞，你對於她好像太兇